



逝去公主的 孔雀舞

〔韩〕朴玟奎◎著

王琦◎译

不成器的我谨把此书
献给深爱我的妻子

同时献给

正在爱着什么人

或将要爱上什么人的你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逝去公主的 孔雀舞

〔韩〕朴玟奎◎著

王琦◎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逝去公主的孔雀舞 / (韩) 朴玟奎著; 王琦译. —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609-9793-3

I. ①逝… II. ①朴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
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6944 号

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17-2014-052 号

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翻译及出版  韩国文学翻译院
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

죽은 왕녀를 위한 파반느 逝去公主的孔雀舞

By Min-gyu, Park

Copyright © 2009 by Min-gyu, Park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Korean edition published by Wisdomhouse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4 b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sdomhouse Publishing Co., Ltd. through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(Beijing) Co., Ltd.

逝去公主的孔雀舞

[韩] 朴玟奎著 王琦译

策划编辑: 罗雅琴

责任编辑: 高越华

封面设计: 观岚·伊宁

责任校对: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

责任监印: 朱霞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
武汉喻家山 邮编: 430074 电话: (027) 81321915

录 排: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.875

字 数: 208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

华中出版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, 竭诚为您服务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不成器的我谨把此书
献给深爱我的妻子
同时献给
正在爱着什么
或将要爱上什么人的你

目 录

宫廷侍女们 /	1
电影明星 /	23
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/	41
肯德基炸鸡 /	56
钻石天空中的露西 /	77
冬天，挂在树梢上的橘色太阳 /	104
永远的草莓地 /	131
月亮的来信 /	166
只有风儿知道的答案 /	196
某种邂逅 /	233
大团圆 /	260
作者追记 /	263

宫廷侍女们^①

她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任白雪飘落身上。

那年下头场雪的那天，是我十九岁……不，准确地说应该是二十岁的一天。记得无边无际寂寥空旷的水田，还有零零星星的树……车窗外沉沉的夜色，以及那颠簸着跑在郊外的巴士。好像即便跑上多久，也不会见到一个人。她……会来么？当我见到像缺胳膊的稻草人的标牌和小小的车站时，我心里还转着这种想法。噪音吱吱响的收音机里，流淌着用口琴吹响的“友谊地久天长”。会……来的。额头抵在冰冷的窗上，我默默地思忖着。暮色渐渐消失……好像一直追尾的夜晚，抢先跑到大巴车前面去了。那个小小的车站实在不起眼，就那么掠过去也一点不奇怪。巴士驶过去十多米才又停了下来，在歪斜的标牌影子的尽头，她伫立在那里，任凭雪花飘落。

没来得及站稳脚跟，巴士就迫不及待地开走，我好容易保持平衡，感到脚下的地面颤悠了一下。其实也没错，哪怕是夜色中，地

① 宫娥们（Las Meninas）：亦为西班牙画家迪埃戈·委拉斯凯兹的作品名称。

球也还在转动嘛。她，会来的，会在那儿的。——就像虽然无法看见，却沿着自己的轨道正常运行的那夜晚的月亮。我们终于见到了对方。

想不到你能来。

可你……不是等着我吗？

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但却用心语交谈着，仿佛身体里的耳朵听见的心声。那天漆黑的夜晚也许浸透着肉眼见不到的月光吧。已经记不起我们那天是怎么打的招呼，只还记得被夺走体温的她的手……还有那飞快地穿过原野，消失在远方的长长的、长长的火车的灯光。我们默默地凝视了一会儿那灯亮，不约而同地开始漫步在雪地上。她的脸上微微地散发着热气，在周边黑暗的反衬下，它显得那么鲜明。四下一片静谧，仿佛能听见雪花飘落的声音。这初雪活像走出殡仪馆的人们那样，毫无表情，寂寞凄凉。

那条路依旧清晰地留在记忆中。赤裸着、零零星星……站立着的树木……周边的水田和没有灯亮的工厂，叫不出名字的小溪和小山坡……默默地淋着雪，我思忖着，冬天真是夺走了太多东西的名字啊。只剩下赤裸的枝干，猜不出是什么树种的“树木”，似乎连地名都消失了的白白的小路……紧紧地攥着她的手，我只顾沿着那条无名的小路走着，走着。我们只是默默地感觉到彼此的手在慢慢地变温暖。她的小手传递过来的体温和氛围，那无可言状的感觉……只觉得这些东西汨汨地顺着手流过来，仿佛冰面下的流水。很是奇怪，这一瞬间我居然感到悲伤，同样很奇怪的是我觉得她好像在哭泣。几朵雪花斜斜地落在她晦暗而模糊的脸庞上。像冬天流下的泪水，抑或是她自己的泪水，雪花在她的脸颊无声无息地消融、消失。

我真想说点什么，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于是，我只是捏着她的手走啊走。二十岁……就是这样的年龄。

说不定在那一瞬间……我第一次感觉到把叶片和果子、各色花朵等等，全部脱掉的本色的“她”，正如脱掉外皮，便无法猜出树名的树木。此刻我觉得她是那样地遥远，那样地陌生。飘落在她头上的雪花，我们走着的小路……捏着她的手的我，伸展得无边无际的这世界，所有的这一切统统显得那样地不确切。无法拉住彼此的手的树木，放弃了牵住对方的手，在未知的黑暗中独自瑟瑟发抖。所以，无法松开彼此的手的人，就不该互相抛弃吧，走在雪路上我默默地想着。

无限延伸着的树和树之间，依稀透出“圣托里尼”的光亮，像是寿命将尽的银河水那样孤独而凄凉的灯光。其实……我以为你可能不来呢。像不堪雪的重荷扭曲着的雪人一样，她深深埋着头，低低地说。很奇怪，那一瞬间

我可想你了。

这个声音像依稀的幻听，回荡在心中。没有说什么心里话，也没有做任何辩解，我只是暂且停住了脚步，仔细地帮她拂去飘落在头上、围脖上的雪花。她的小手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拂去我头发上的雪。如同面对面站着，轻轻拍打对方的雪人，我们静静地凝望着对方。接着，我默默地一把抱着了她。这一切显得那么突然，却像是早已注定的事情。她的身子是这样地冰冷，仿佛死公主的身躯，我们就那么搂成一团，站在那里任凭雪花飘落。围栏那头铁柱子上的公鸡模样的风向仪，吱嘎、吱嘎发出刺耳的动静，睥睨着我们。不像一个月前贴着“临时休业”纸条那样，掉了漆的斑驳的圣托里尼

的围栏上，粘着无数的圣诞节照明灯，有些已经烧坏了灯丝，它们像一只只萤火虫。死去的萤火虫也好，活着闪闪发亮的萤火虫也罢，都是对我们的祝福。

忘不了她的心口跳动的声音，那样震颤。仿佛她的心脏扎进了我的怀抱，不，我的身子里面。那剧烈的震颤像悠长的回声，久久地留在我的心中，直到我放开胳膊，跟她一起走进室内，坐到一个靠窗的角落。壁炉里木柴噼啪作响的声音，不知什么地方水轻轻潜开的声响，腊月里敲打窗户的风声……门口风铃颤动声……还有她的胸口怦怦跳的声音，那怦怦的声音，停留在我身上凄美得令人心伤的声响，兀自回荡在我耳畔。屋里很暗，我们只是默默地饮茶，直到去抱柴禾的老板回来，打开柴禾棚。两位稍等片刻，马上就会暖和的……满脸络腮胡子的四十来岁的老板，看起来像是个向往着欧罗巴或曾经去过，非常留恋那个地方的人。摆满屋子的古董风格的家具和小饰品，还有欧洲各地的风物，把不大的房间塞得满满当当。因热气稍微感到慵懒，我久久地凝望着窗外的夜色、霏霏扬扬的雪花，还有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耀眼的雪景。与其说我醉心于雪景，毋宁说我没法正面看着她。只见她把双手搁在并得整齐的膝盖上，也在凝视着外面的夜色。只有过业已记不清了的……极其日常的几句问话和轻微的点头，要了简单的饭菜之后，我们俩人谁都没有开口，屋里重新弥漫起噼噼啪啪柴禾燃烧的声音、刀切洋葱的声音和放了油的炒菜锅上炒着什么东西的声响……毫无预告的拥抱，就像走过荒凉的农田和工厂，突然来到这一色欧罗巴风情的咖啡馆，让我俩感到无比尴尬。这种场合该说点什么呢……我不得而知。沉默中的进餐，犹如冻硬的雪花，显得坚硬生涩。

对不起。

突然她絮语道。尽管那嚤咿之声低微之极，却像裂纹的冰面令我震颤和不安。为什么……到底……怎么了？可说完这话，她没来由地开始哭起来。凭我的脑袋，怎么也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哭。嘴里含着雪的碎鳞般的色拉，我琢磨着二十岁的男子就像是调幅收音机。任你怎么转动旋钮和波段，也无法捕捉女子这个名称的电波！捕捉不到……面对着深夜的调频般清晰的眼泪，我呆然枯坐，仿佛拔掉插销的收音机。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也许是天大的事儿。

我明白对二十岁的女子来说，男子也是个无法捕捉到的电波，是此后经过了漫长时间之后才明白的事情。其实那天，她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该怎么做的吧。年轻归根结底就像是短波收音机，好也罢歹也罢，所有恋爱的90%不是理解而是误解，对这个事实……青涩年代的我们谁也不知道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年方二十，是个无论愿不愿意只能把恋爱的大部分仰仗运气的年龄。

一切的爱都是误解。我爱他的误解、他这人就是与众不同的误解。她是这样一个女人的误解、对她来说我就是全部的误解。理解他的一切的误解，认为她比谁都美丽的误解。他绝对不会变心的误解、他会需要我的误解、他肯定很孤独的误解，以为自己会永远爱着她的误解……可惜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些。

二十岁的我曾经想过，不管怎样那些修成正果的相爱者，肯定是些往肯定的方向理解这些的人。要是也有什么幸运光顾到我身上的话，也就是这个了吧。即使没能醒悟双方的理解其实是误解，也没有什么……以此，能够永永远远完美无缺地珍藏各自理解的对方……一点不露声色地，为了使她能够尽情地哭泣，我把我的心摊

在她的眼泪下。尽管背对着温暖的壁炉，我的心就像一张手帕不停地浸湿着，浸湿着，浸湿着……我越是浸湿，越是感觉得到她的眼泪在一点点干掉。我好想这样悄悄地吸收她的痛苦，直到她变得干爽、温暖为止。要是我能做到，恨不得揽来她整个的痛苦。我的心就这样悄悄地浸湿着，却感觉到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的理由。要是一定要忍受，我自己忍受着应该划算得多。因为再怎么相爱，他人的痛苦最终只能是他自己的。在它变成自己的痛苦之前，无论是谁都不会因别人的痛苦而受到伤害的吧。对不起……一连念叨了好几遍形态相同，但意思各不相同的“对不起”之后，她开始伸手揩起自己泪痕斑驳的眼角。照样不动声色，可我的盘子已然打扫得差不多了。当我把勺子放在空盘子上面的时候，也就是流淌在室内的拉赫玛尼诺夫曲终音散的时分，已经停止了抽泣的她问道：你……不要紧吗？虽然，并不是真的一点没事儿，可我还是答道：我没什么。

先不说……有没有事儿，我现在高兴着呢。为了我在这个地方，为了我和你在一起……还有，能在上次连门都不开的地方跟你一起吃饭，我真的感到好高兴。而且，这里居然有壁炉，还这么暖和。令人高兴的还不止这些呢。虽说不知道今后该怎么过，但我毕竟二十岁了。还有，今天正碰着下雪，还有闪闪烁烁的照明，我为这些感到高兴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……你止住了流泪。要是你能吃下本来就不多的那点饭，我会感到更高兴。

那天的她，跟平常的感觉大相径庭。我想，那天的我也会是这个样子的吧。当然了，即使这都是误解，但我们运气挺好，都朝着好的方向想着。她开始慢慢地将小小的冰山般盛在盘子里的食物送进嘴里。极慢极慢地……她那破冰船般划破盘子的羹匙……慢慢显

出来的白色的盘底，还有像沉重的铁锚似的咬住腌菜的她的餐刀……这是一切显得那样地不同寻常的十二月的夜晚。很抱歉……放下做为甜点端上来的咖啡，老板有些过于恭谨地递过话来。我有幅画正在画着呢。老板的意思是，他为了作业要到当画室用的偏厦，要是有什么事让我们按铃叫他。我说那我们先付账吧，可老板似乎不大介意。请按铃吧。老板走出房间，唱机上刚刚换上的唱盘里流出宾·克罗斯比。那是吟唱还有半个来月的圣诞节的三十年前的欢乐颂。

现在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，这一事实竟然给了我们不可思议的平安。虽然还在用咖啡杯遮着嘴，可她第一次抬眼望了望我。我也得以正面端详着她的脸。其实我感到很久了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些怪，我先提起了话头。什么那么怪呀？你听我说，圣托里尼不是希腊的岛屿吗？可你看这儿有阿尔卑斯，还有大笨钟……你看那儿的饰品还有凯旋门、艾菲尔铁塔……风车……比萨斜塔……这些就算了……天啊，那不是金字塔吗？

她笑了。可怎么没有多宝塔呀？有意挑剔着，可我心里着实感谢店老板，真难为他往地中海一个小小的岛屿搬来这么多景观。因为，她笑了呀。我好像……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她因我而笑。

你看，弄得我们就像坐在“肯德基炸鸡^①”里呢。说是圣托里尼，可这儿居然有着金字塔！要是好好翻翻，说不定还能翻出石头翁^②什么的，让人好感到舒坦……我舒坦地用左手托起下巴说。那你

① 肯德基炸鸡：是俩人过去经常光顾的一家店名。

② 石头翁：是济州岛特有的一种石雕，被当地人视作守护神。

现在……还去那里吗？她问道。偶尔……我敷衍道，可自打她离开之后，我不大去那里了。约翰哥怎么样？这个嘛……我踌躇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应该告诉她事实。进疗养院之后，好像更糟糕了。无论是动作还是意识……所以说，说到这里我一时接不上话。人啊……真有些怪，你说是不是？她没有回答，转过头盯着窗外的夜色。接着迷醉般久久地凝望了一会儿。

雪住了呀。

她低声喃喃着。雪停了呀。我也不出声地念叨了一句。仿佛一下子过去了整整一个季节。大雪抹掉一切，或保存定会腐烂消失的一切……哪怕是暂时，让大家散乱的心，浮现温馨的回忆。可现在雪住了。如同再怎么挖掘也不会找到全部的落叶，任何人也无法找回全部的记忆。我觉得自己的一部分失落在过去的时光里，抑或掩埋在那片大雪当中。再也找不回来的我自己，且会在某个时刻回想起的我自己……想着再也无法跟自己融为一体的过去的我，我慢慢啜着咖啡。真是搞不清楚在过去的时光里，将自己的什么部分像尸体般掩埋下来，还有什么部分尚且留存，坐在这里喝着正在冷却的咖啡。此时此刻，我算是第一次自觉到我的“二十岁”。很奇怪，这是一种类似于点点头，念叨着雪住了的心情。

黑暗中的世界活像结束了吊唁的殡仪场，显得那样地空虚。随着严肃的纯银的棱线，她的目光回到室内。那目光掠过窗框和角落的墙壁，停留在近处一面小小的风景照上。那里耸立着顶着积雪的阿尔卑斯。跟相片的大小相比，显得很雄伟，好像也可以看做跟窗外的世界相连的远处的背景。是圣女峰（Jungfrau）呢，她告诉

我。你怎么连这种地名都知道啊？我不禁问道。就算不是麦因菲德^①，也是一样的阿尔卑斯啊……是我儿时的梦哟。梦？我反问道。你是指……登山之类的么？她凄凉地摇着头说，不是，我想生在那里的。在阿尔卑斯……做不成海蒂，哪怕做一只小山羊。

一连两个月，三个月，不，不管到什么时候也没有人找我。家人嘛，有一个就行，就是爷爷吧，和爷爷一起养着小山羊……不用上学，也不去逛街也有事做……春天啦冬天啦我总是一个人。谁也不会发现我……我也不会见到别人的那种生活……我梦想着互相看不见，也用不着叫别人看见的那种生活来着。要是有克拉拉来找我，那是没办法的，可我一定不会跟着人去什么法兰克福的。那里有着太多的眼睛啊。当然了，跟克拉拉倒能成为好朋友的吧。我想，我能见到的……一生中能见到的漂亮的女孩只有一个，我也会跟她成为好朋友的吧。

总不能那么做吧，我说道。望着已经见底的咖啡杯，我觉得还想再喝点咖啡。你想想，就算在这种地方开这样一家店，也是要接触别人的。按铃了就得过来给人添咖啡什么的。那自然。那是我非常小的时候的梦呢……不管是谁，小时候总会这么想的吧。像刚才说的，我真想按铃，一眼瞥见了放在柜台上的小小的玻璃壶，原来正是咖啡。说真的，此刻我脑海里浮现出希腊、地中海、地上乐园……等等的词汇，我拿起咖啡壶，把老板的关怀倒在空杯子里。咖啡还温热，是跟希腊一点扯不上的麦馨。

^① 麦因菲德：做为约翰娜·施皮里的小说《阿尔卑斯少女海蒂》的背景的瑞士高原地带。

要是可能的话……我们一起去那地方看看吧。我非常自然地，还很真诚地跟她说了这种没有丝毫可能性的话了吧。你说圣女峰吗？像是从多宝塔听到这种话的释迦塔，她面无表情地只顾摆弄着咖啡杯的把手。我们是那样地贫穷，要说让塔爬阿尔卑斯倒比我们去那儿的几率大一些。可是在那个瞬间，我们谁也没把它当成玩笑。我们刚刚二十岁，拥有着比长满青苔的塔更青翠的人生的可能性的啊。你听我说，她絮语着。你有过……有过。

真的很惭愧的

瞬间了么？她问道。就是没有任何办法的……除了想死，没有任何别的想法的瞬间啊。没法睁开眼睛，也没法闭上眼睛……可人们都在盯着我呢。恨不得寻个地缝钻进去，却根本没法躲的那种……虽然闹不清楚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，可我还是认真地琢磨了一番。那种程度的羞愧……那程度的……换句话说，可说是人生最惭愧的瞬间吧。说着，我深深地吸进一口气。

嗯……那是我十二岁那年的事儿。当时我额头上长了个大疖子呢，正好在额头中央。一开始发红，一点点肿胀，有一天突然像火山爆发般耸起来了。倒是有点晕乎……但最不可忍受的不是疖子本身的痛苦，而是痒痒也不能挠的闹心……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呀。一不小心触摸到了它，那个疼啊，就像是躲避熔岩的庞贝的市民们在里面乱跑呢。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。曾经是我爸的那个人你知道吗，他可是个不管健不健康，死活容不了脸上长疤的性格呢。不管是自己的脸还是别人的脸，不，无论什么人的脸都一样。他招呼我过来，竟然把这么大的赵膏药^①，连那黄色的油纸一起按到了我脸上。有这么大，这么……这么大一块膏药呢。贴完，就让我上学去。

① 指韩国早年常用的由一个姓赵的医药世家发明的膏药。

那不是全校才有五个学生的阿尔卑斯，是要分上午班下午班上课的有好多学生的年代呀。我家离学校也就是三四百米远，中间的一个高架桥和五个斑马线，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呢，还记得那天是晴朗得令人不敢相信的好天气。数不清的孩子们过马路，也听到了他们在窃笑，可我就是说不出我到底看见了谁。好像就我一个人走过那条路似的。走过高架桥，还有马路……接着到教室上课……孩子们涌过来的休息时间……总算回到家，可是度过了这漫长的一天，怎么说呢……我好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。用话没法说明，但就是那么个感觉。

其实，一直到回家放下书包，我好像一直装出毫不在乎的表情来着。一整天自我提示没什么，一点都不怎么样，铆足力气憋着的脸蛋变得如同僵硬的粘土。可是我自己却浑然不觉，一点都没有意识到。没有一个人的家，还有下午温热的阳光……还记得看见了在地板上四处蠕动着触角的小小的蟋蟀。还记得放下书包，我就瘫坐在了廊台上……木廊台很暖和，坐在那里我出神地望着院子里的花儿、晒衣绳上晒着的褥子和床单等等……就这么安静了一会儿，突然砰地爆炸了。真的是砰！的一声呢。无论是那之前，还是之后，我从来没有流过那么多的眼泪。我自己意识到我脸庞僵硬的事实也是在这个瞬间。你想想看，脸蛋的内部在号哭着，可脸蛋的外部却一点都不能动。我的喉咙里还发出古怪的动静。我开始感到害怕。蓦地，我眼前开始浮现出那天看到的孩子们的面容，一个接一个……那么清晰、难以相信。连别的班级或别的年级，从没有见过的孩子们，也就是说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想起来了。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

我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，怎么睁开的眼睛。只记得不停地擦

着我的脸、脖颈的妈妈的湿巾，一直擦到半夜的妈妈的湿巾。还记得我只是不停地哭啊哭……紧紧地闭着眼睛，妈妈问话也不吱声。此后，两天没上学呢。挤了脓水，然后是消肿……身子明明康复了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可就是起不来。哦，应该说不愿起来吧。像个受伤的猫儿似的蜷缩在那里，我不停地舔啊舔，也不知舔什么部位。你知道吗，就像是用舌头……当时我的心情，活像是放在巨大的仙人掌上面的小小的猫儿。后来，重新上了学，若无其事地见了同学们，可日子显然不是过去那样的。怎么说呢，我的身子居然把那天碰到的面庞一个个记得真真切切呢！每当碰见他们，或人家跟我说话，身子禁不住打颤，好像有尖尖的刺儿扎脚似的。虽然看不见，但分明有着那种刺儿扎脚……你能明白吗？

我明白。

她用细细的声音应道。很奇怪，在那一瞬间我顿觉一根细细的，但非常坚硬的刺儿残留在我身上。那刺儿坚硬之至，感觉就像一根针，而且由于年代久远，仿佛变成了一块铁锈。却原来，它还留着……感觉着那看不见的，但正沿着血管循环的利针，我用发颤的声音，总结着我的故事。

你说怪不怪？说起来是小时候的事情，而且觉得早已忘得光光的了。长这么大，诸如正在自慰被人撞见，跟比我小的孩子打架，还被打哭了……比那件事严重的事儿多了去了，可记起来的总是这件事。现在想来，自打那之后，我好像一直是一个安静的孩子吧。安静的少年……也许，因为这个我也会成为安静的大人，度过我一生的吧。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愿你永垂不朽（go down in history）……愿你永垂不朽……颇有年头的平·克劳斯贝的唱盘里唱针